新中国70年70部
长篇小说典藏

蹉跎岁月

叶　辛——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中国70年70部
长篇小说典藏

蹉跎岁月

叶　辛——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蹉跎岁月/叶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15451-7

Ⅰ.①蹉… Ⅱ.①叶…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6323号

策划编辑　胡玉萍
责任编辑　涂俊杰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任　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34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30.25　插页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451-7
定　　价　7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叶　辛

（1949—　　）

当代作家，上海人。

出版说明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学发展水平，深入揭示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人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为将该丛书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丛书，我们成立了丛书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动态的资深评论家。委员会从历史评价、专家意见和读者喜好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众多优秀长篇小说进行综合评定，从中选出70部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大国家级奖项的长篇小说，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

我们致力于“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的使命任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倡导精品阅读，引领和推动未来的中国文学原创出版。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评审专家委员会名单

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李敬泽

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白　烨　　朱向前　　吴义勤　　何向阳
应　红　　张　柠　　张清华　　陆文虎　　陈思和
孟繁华　　胡　平　　南　帆　　贺绍俊　　梁鸿鹰
董保生　　董俊山　　谢有顺　　臧永清　　潘凯雄

项目统筹：吴保平　宋　强

一

柯碧舟和杜见春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的。

那是一九七〇年的夏天。一个星期日，上海知识青年集体户所有的同学都赶场去了，柯碧舟一个人在家。好不容易有个安静的时候，柯碧舟抓紧时间，在两个箱子叠放起来的“桌”面上，摊开几张纸，写短篇小说《天天如此》。这故事他构思了好久，主人翁又是他最熟悉的一个同学，早就想抽时间写了，可总是没有机会。平常，集体户里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出工回来，有人洗衣服，有人闲聊天，有人哼歌曲，也有人“法拉米、法拉米”地拉二胡，根本别想有个清静。即使逢到赶场天，也是有些人去赶场，有些人留在茅屋里，抽烟、打牌、喝酒，闹得个不亦乐乎。今天不知怎么搞的，知青们像约好了似的，吃过早饭，换上干净衣裤，通统赶场去了。柯碧舟求之不得，待他们一走，就奋笔疾书。

在飞蝉涨潮般的鸣唱声中，柯碧舟仿佛又见到了自己的老同学谢楠康，他分配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日复一日，过的是“天天如此”的生活，枯燥、乏味，静如死水。他想改变这种生活，却总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弱点，自己替自己感到害臊，自己原谅自己，于是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并且常常寻找理由自己安慰自己。

叽喳啁啾的鸟雀声听不见了，涨潮般的蝉鸣停止了，柯碧舟都没知觉，他沉浸在学习创作的喜悦之中，忘记了自身的一切。他的

头发足有半寸多长，早该理了，却没想到该去理一理；他赤脚踏在泥地上，脱下的布鞋浸在脚盆里，没想到去洗一洗。身上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沾满泥巴点子的衣裤，本来计划今天脱下洗干净，也给他忘了。只在厚厚的干打垒泥墙上开了一个窗子的茅屋早已暗淡下来，屋内的光线淡弱到仅能辨别白纸上的字迹，他却没有知觉。

原来，早晨还是晴朗朗的，此刻，大雨已经下了近半个小时了，雨点子打在集体户外的包谷叶上，“达达”直响，柯碧舟竟然都没听见。直到寨外的山峰巅上扯起一道刺目的火闪，跟着一个惊天动地的急雷“轰隆隆”打响，柯碧舟才被吓得抬起头来，向小窗外望去。

嵌在厚泥墙中间的玻璃窗上，几小股雨水歪歪扭扭淌下来；近处的山坡上，鞭笆杆、丝茅草、芭茅草都被风雨摇曳着、撕扯着，向一边歪倒过去。寨外的田坝里，密织的雨网像笼起了雾。集体户外的屋檐下，屋檐水哗哗地淌到檐沟里去。嘈杂的雨声和流水声太喧闹，柯碧舟的文思被打断了。

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揉揉有点发酸的眼睛，习惯地抬起头来，望着黄泥巴墙上贴着的一张白纸。白纸上，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写着两行遒劲有力的字：“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这两句话，显然是他的座右铭。柯碧舟吸了一口气，正想再埋下头去，耳朵里又听到几下“笃落笃落”的轻响，他立刻又直起腰杆，警觉地望着茅草铺的屋顶。插队落户一年半了，每当下雨时，都是知识青年们焦躁不安的时分，尤其是暗流山区这一带，已经两个多月未下雨了，突然乍一下大雨，茅屋顶非漏不可。果然，他凝神一听，好几个知青帐顶铺的塑料布上，都“滴滴答答”地响起了漏雨声。柯碧舟站起身来，仔细察看着，有没有水流如注的

现象。还好,春上茅屋顶重新翻盖了一下,雨漏得不像去年那么厉害了。柯碧舟又担忧起围绕茅屋挖的檐沟来了,好久没下雨,檐沟里的枯枝、杂物没细细掏过,水是否被堵塞了,一堵住,水漫上来,浸透泥墙,可要倒塌的呀。他屏息听着那“哗啦啦”的流水声,默默地点点头,心里说,听声气檐沟还是畅通的。

正在柯碧舟侧耳细听的时候,集体户外传来脚踏泥泞地的“啪啦啪啦”的声音。柯碧舟原来以为那是过路人,并没在意,可没料到,脚步声直响到集体户大门口屋檐下来了,还能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也许是同户的“快脚”苏道诚回来了。

柯碧舟暗忖着,等待大门被推开的声音。但大门并没动。很显然,不是苏道诚回来了,门外站着的,是个雨天时碰到的躲雨人。想到集体户的屋檐很窄,躲不住这么大的风雨,柯碧舟决定去给躲雨人开门,让他进屋来坐一坐。

柯碧舟从男生寝室走到灶屋里,正要去开门,“嘭”一声,门被推开了。柯碧舟吃了一惊,定睛望去,更使他瞠目结舌,不知说什么好。

门口站着一个个儿高高、体形颀长、虎虎有生气的姑娘。她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打湿了,乌黑的头发水淋淋地闪着光,淡蓝色的府绸衬衣,紧贴着微微隆起的胸脯,一条草绿色的裙子,直往地下滴水,黑色的搭扣布鞋和白色的尼龙丝袜,沾满了泥浆点子,湿漉漉地巴在脚上。

姑娘也在打量着屋里的青年:两三个月没理过的头发,一张清瘦黑红的脸,忧郁沉闷。略微往眼窝深处陷去的眼睛,沉思般地瞅着人。他中高个儿,生就一副痴呆相,穿一身脏得姑娘们不能理解

的补巴儿衣服，光脚板站在泥地上。一般地来说，五官端正的小伙子都很引人注目，可眼前这个，不但不叫人注目，倒有些怕人。

“为什么不叫我进屋？”姑娘开口了，她的声音清亮悦耳得惊人，柯碧舟感到，集体户的两个女知青，没有一个人的嗓门会像她那样好听，哪怕是一心指望自己当个女高音歌唱家的华雯雯，也不能同她相比。

姑娘的语气咄咄逼人，叫柯碧舟不知如何应付了。他讷讷地说：

“你进屋坐吧，我正想来开门呢。”

他的声音喑哑低沉，使得姑娘费劲地眨了眨眼睛，才听明白。她清朗朗地一笑，一边信步走进灶屋，一边说：

“我心里是在纳闷呀。看看门，没上锁，屋里好像是有人的。可仄耳听听，奇怪，一点儿声响也没有。你一个人倒真闷得住！还有其他人吗？”

柯碧舟摇摇头。他这会儿听清楚了，姑娘的嗓音恰像金属弹子丢进玻璃杯时响起的声音一样，很动听。

姑娘走到屋中央，随手拉过一条板凳坐下，仰着脸问：“有火吗？你们是烧煤还是烧柴？”

“煮饭是烧煤。”柯碧舟有点醒悟地答着，望了望她湿透了的衣裙，说，“我给你拿柴，烧堆火，你烤烤！”

说着，他转身去墙角拢干柴。

一忽儿工夫，柯碧舟在灶屋中央冬天烤火的灰坑里烧起了一堆火，他烧的火很相宜，不大不小的火焰，红亮亮地燃起来，枯枝干柴，堆得像座小巧的宝塔。

姑娘眨巴着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脸上显出

股好奇的神色。看到火烧起来，她愉快地坐在火坑旁，双手扯扯府绸衬衣，随而撩起裙子，拿平了烤着。

柯碧舟陪她坐在离火坑两尺远的地方，暗暗打量着她。这姑娘眉毛不长，淡淡的一个小弧圈，眉毛下一对流光泛彩的眼睛，瞅着什么的时候异常专注凝神，有一股逼人的气势，但并不让人觉得犀利。鼻梁笔挺，嘴唇微厚，抿着嘴儿的时候，略略鼓起来。她显得健康、壮实，蓬勃而有生气。红彤彤的脸膛，总是带着点儿笑意，尤其显著的，是她这么微笑的时候，右边嘴角总是透出一缕带有讽刺意味的笑纹。她那结实浑圆的双肩，看得出很有力气。烤着裙子的时候，她不时地抬起眼皮瞥柯碧舟一眼。柯碧舟忽然想到，自己这样偷偷打量她，是不礼貌的，于是便垂下了眼睑。每当这时候，他消瘦的脸上便呈现出一股郁闷、惆怅的神情，好像阴云遮住了他的脸膛一样。

烤着火，姑娘翻起眼，瞅了他几下，立刻发现了对方滞晦的脸色。她掀动了一下裙子，望着柯碧舟问：

“你在生病吗？”

“没有。”

“那你怎么心事重重的？”

柯碧舟苦笑了一下，不答话。

灶屋的门大开着，豆大的雨点击打在茅屋外的泥地上，溅起泥沫水珠，打湿了两块梓木门板。滂沱大雨仍在继续下着。

裙子先烤干了，姑娘问：“你有扇子吗？”

“有。”柯碧舟去自己床头拿了把黑色的折扇递给她。姑娘打开折扇，瞅了一眼，笑道：

“嗬，你叫柯碧舟。好怪的名字。我叫杜见春，你听说过吗？”

“没有。”

杜见春扇着脸，又问：“你们集体户有几个知青？”

“六个。”

“几个姑娘？”

“两个。”

“两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唐惠娟和华雯雯。”

“嗨，你这个人真叫怪，像个算盘珠珠，拨一拨，动一动；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不能多讲点情况吗？”

柯碧舟摊开一只手：“讲什么？”

“你们四个男知青叫什么名字？”

“我一个；还有一个叫苏道诚，高干子弟；另一个叫王连发，高级职员出身。第四个叫……叫肖永川……”

“那个小偷？”

柯碧舟紧紧地闭一下嘴，点了点头。

“你这人真有点叫我发笑，说那些男生的时候，为什么都要报家庭出身呢？”杜见春“啪达啪达”用劲地打着扇子，爽朗地笑着：“哈哈，我又不是来搞运动的，要排左、中、右，划分阶级阵线。”

柯碧舟的眉梢耸动了一下，闭紧了嘴，不吭气儿。

杜见春察觉到柯碧舟不悦的脸色，不露声色地岔开话题道：

“告诉我，你们六个知青出工勤快吗？队里对你们的印象好不好？去年每个劳动日值好多钱？知识青年能够自给自足吗？业余时间你们干些什么？”

面对杜见春连珠炮似的提出的一串问题，柯碧舟蹙着眉头，右手一个一个顺序拨着左手的手指，一一简短地回答：

“我们都出工。其他人勤快不勤快我不知道，我是天天出工的，除非生病。队里除了对肖永川有点嫌恶，对其他人似乎都好。去年每个劳动日摊到六角，天天劳动，勉强能自给自足。业余时间各干各的事。”

杜见春亮闪闪的目光入神地盯着柯碧舟，仔细听着。见他答完，她又不客气地笑着说：

“你真自私，别人勤快不勤快你会不知道？住在一幢茅屋里嘛。业余时间各干各的，都干些啥呢？”

“串门的，拍马屁的，拉二胡的，抽烟的，翻书的，啥都有。”

“你呢，干些什么？”杜见春的双眼毫不放松地望着他，望得柯碧舟都有些慌神。他回避着她那灼人的眸子，讷讷地说：

“我么，我不干啥……”

“撒谎！星期天你不去赶场，躲在屋里肯定有事。”杜见春尖锐地说，“说，你干些什么？”

“我……我在学习写点东西。”不知怎么搞的，在她审讯般的逼问下，柯碧舟不得不照实说话，可话一出口，他的脸就不好意思地泛红了。

杜见春两条淡淡的眉毛闪动了一下：“写什么东西？”

“小说。”

“真的吗？”杜见春大感兴趣地扬起双眉，“你倒是真有毅力。写的是什么小说，能给我看看吗？”

柯碧舟的脸涨得绯红绯红，为了掩饰自己的忐忑不安，他伸手拿过几根干柴，支支吾吾地说：

“不能给人看，也不能给你看。我也根本……根本没有写完……加几根干柴，你再烤烤……”

“不用加了。”杜见春收起折扇，友善地说，“看，我的衣裙都干了。这一小点火，烤烤鞋袜足够了。”

柯碧舟忙乱地收起柴，仰起脸来，正望到杜见春那双灼灼撩人的眼睛。她显得坦率、自如，头一次走进集体户，竟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同柯碧舟讲话，也仿佛是相识多年的同学，直爽得惊人。火光的一闪一亮中，她的双颊上喷着两朵红云。光滑红润的额头上，沁着几颗晶莹的汗珠。

柯碧舟移开目光，若有所思地望着屋角落，那儿置放着一只大木桶，一对水桶，这是集体户的公共用具。他站起身，走进男生寝室，打开木箱找出一条崭新的蓝白条毛巾，拿出脸盆，舀了点水说：

“你洗个脸吧！”

杜见春嫣然一笑，显然含有感激的意思，说：“谢谢。你还没请我喝茶呢。”说着，她舔了舔嘴唇。

柯碧舟抬头细瞅，这时才发觉她微厚的嘴唇有点干燥，嘴角边那缕颇具讽刺味的笑纹，那么明显地翘起来。他急忙低下头又去屋里拿出一只搪瓷白茶缸，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使劲洗脸的杜见春说：

“我没茶叶，你喝白开水吧！”

杜见春嘴角一翘，笑吟吟地直点头：“白开水也很好，谢谢，谢谢。”

倒了洗脸水，杜见春端起茶缸“咕嘟咕嘟”喝了两大口，粗粗地喘了口气。她显然很渴了。见柯碧舟凝神望着她，她抹抹嘴角，吁了一口气说：

“这水真甜。”

柯碧舟自她进屋后第一次微微笑了。

杜见春发现，脸貌粗看有些吓人的柯碧舟微笑的时候，非常动人。她探究般地看着他，用劝解的口吻说：

“有空该洗洗衣服、理个发。你们男生，都是懒鬼。”

柯碧舟的脸红到脖子根，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奇怪的是，被她当面揭了短，他并不恼。相反还诚挚地点了点头。

一阵风吹过，雨显见得小多了，雨点子不像刚才那样“哒哒哒”击着地面直响了，屋檐水也减弱了“哗哗”直流的势头。柯碧舟估摸着，时间近黄昏了。他转身向大门外望望，生怕五个去赶场的知青此刻回到集体户来，看到他和一个姑娘相对坐着，那多尴尬啊！他盼着雨快点停，烤干了衣服的杜见春也该走了。

可杜见春并没想到走，她带着一种年轻姑娘的关切，向前凑凑问：

“告诉我，你是怎么下乡的？”

“我？”柯碧舟怔了一怔，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是要我讲假话，还是真话？”

“当然是真话啰！”杜见春语气中带着绝大的惊异说，“莫非人还愿听假话？”

柯碧舟有些局促不安，他机械地咬了咬牙，声音呆滞干涩地说：

“我是没办法才下乡的……”

“什么什么？”杜见春惊叫起来，锐声呼叫着打断了他的话头，“你不是自觉地上山下乡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啊，你这人真落后，真落后！”

柯碧舟被这两句话刺痛了心，他闭了闭眼睛，微点着头承认道：

“是的，我真落后。是真落后。”

杜见春惊愕地瞪大了一对闪烁发光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柯碧舟，仿佛一眼要看到他心里去。柯碧舟毫不遮掩的回答，显然使得她犯疑了，她放缓了口气，岔开话题说：

“我是积极主动地要求下乡来的。你想想，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如海的红旗，欢送的人流，充满期待的笑脸，改造世界、建设祖国的崇高职责，一代革命青年，能无动于衷吗？能站在时代的潮流之外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一定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用劳动的汗水改造世界观，做新时代的开拓者。把我们年轻的生命这一滴水珠，汇入时代的洪流。所以，尽管我完全有条件留城，我还是到山寨来插队落户了。”

杜见春满以为自己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能打动柯碧舟的心，哪知道柯碧舟半闭着眼睛，在她说话时，接连转身向门外望了两次。

杜见春被他这种轻蔑的态度激怒了，她把茶缸往板凳上重重地一搁，“呼”地一下站起来，说：

“谢谢，我走了。”

柯碧舟这才把眼睛睁大，赞同地说：“雨也已经停了。”

果然，屋檐水已经要隔好久才往下滴一颗水珠了。只是浓黑的乌云仍堆积在空中没有散去，给人一种压抑感，看样子，随时有可能又下起大雨来。

杜见春活到二十二岁，从来没碰到过柯碧舟这样个性的青年人。她几大步走到门口，回过头来，重又上下打量了他一下，蓬乱过长的头发，黑瘦的脸盘，悒郁的眼神，打满补丁的衣服，光着一双